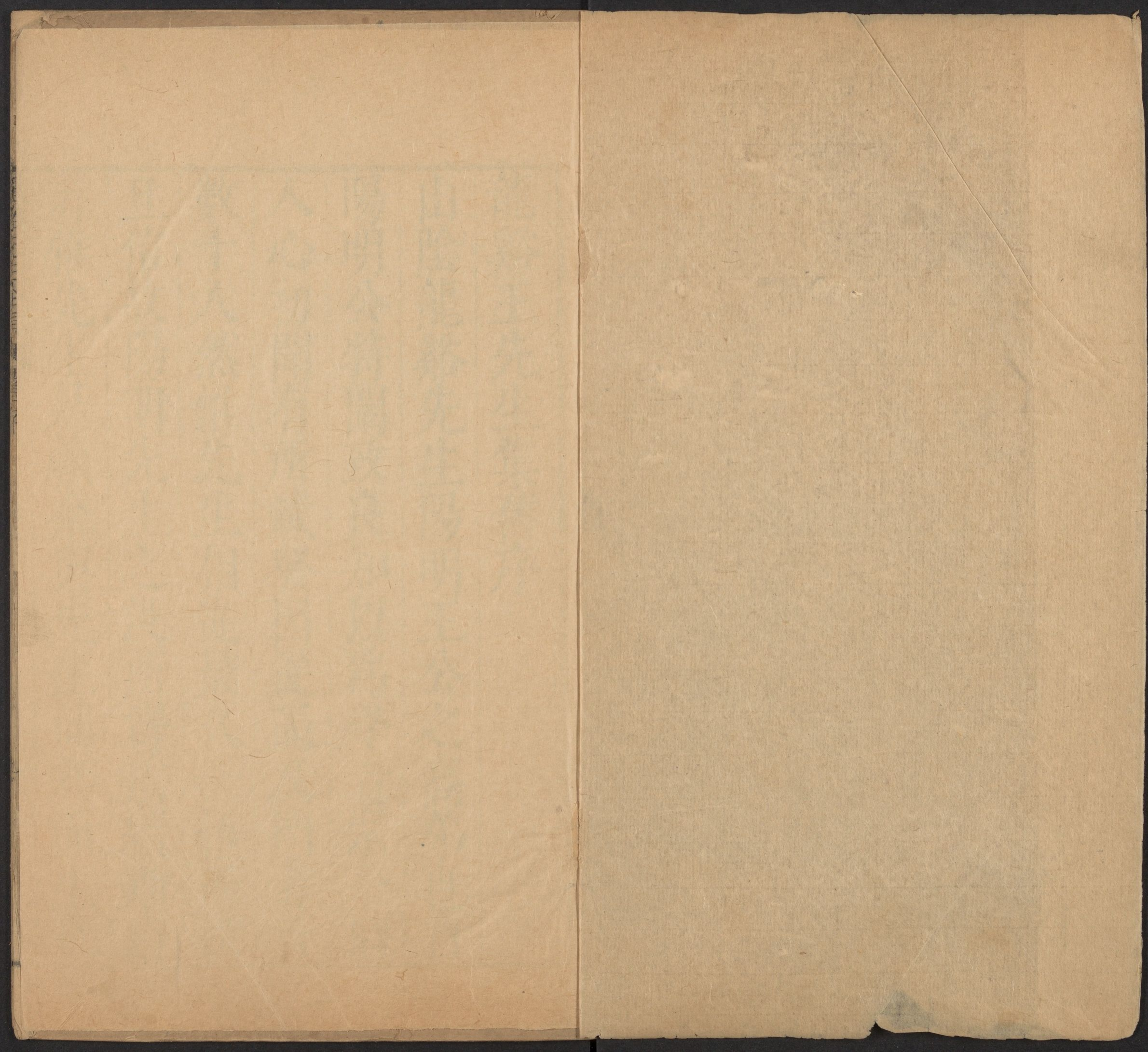


T 5419/112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66



龍谿王先生集舊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山陰龍谿先生陽明王公之高弟也自  
陽明公特闡致良知以爲學者宗一時  
人心初聞有所感發因從而及門者百  
數十人然惟先生相從最久一悟而徹  
且信故陽明先生之沒所寄以續斯道  
者惟先生是賴余與先生同鄉而生也

晚先生忘年與之交間嘗謂沐曰余平生不能爲文然一生心精皆在會語相從縉紳士大夫以及受業之英相與往復問答者而吾師之微旨在乎我死子其爲我序而傳之余悚然不敢忘先生沒而子應斌應吉集其書成凡二十卷先生門人郡守拙齋蕭公刻梓以傳而

應吉走數百里問序於山中余不敢辭余惟道學之傳始自虞廷危微精一執中迨至宋末而學者雜於功利詞章訓詁口耳不能自得於心而反求於外其來非一日矣陽明先生乃獨號於衆曰致良知提掇人心之靈樞令學者知反之本心而自得希賢希聖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可謂發千古之秘藏合三教之  
玄軌有功於孔門者也然當初倡之時  
天下疑以爲禪其時與其門人雖有所  
發明而要不能盡詳也先生以獨悟微  
旨一時學者推以爲顏曾而先生亦自  
幸其得徹也故不辭周流以求同志於  
四方其意蓋欲盡闡陽明未盡之微於

不墜間關翕聚無暇別擇不憚單遊遠  
涉若求售然故當時有疑其過且以爲  
謗者先生不爲易也余嘗以此叩之先  
生先生曰吾儒極闢禪然禪家亦有不  
可及者故昔智者大師有四弘誓曰未  
悟者令悟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  
涅槃者令涅槃今吾旣得先師印證矣

而忍於獨善不以求同志哉且使吾峻  
其藩垣高自標置非惟可免於疑謗且  
可有聞也而坐使先師苦心之緒不傳  
非吾志也亦吾儒之不及禪者也故終  
先生之身無一日不講學不會友反復  
諄切感孚鼓舞期於必信而後已而凡  
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辭故語其會

之所則有水西洪都白鹿懷玉南都滁  
陽宛陵幾遍江南之地而會之人皆當  
時同志幾盡一世之英其所發明於禪  
與儒也則剖晰幾微茫入毫釐使知必  
不相涉其語用功也則謂當戒慎於睹  
聞未具之時何思何慮本體與工夫原  
不相離其語體驗也則謂必以敵體真

知平鋪感應於日用事物之間是謂天則而以閉關枯坐者爲等待自利簡易直截故一時在坐之士與及門有志者或恨聞之晚而服諸膺而凡宋儒一切粧綴影響攙和先生不屑也學者苟因先生之言而於陽明之學信之真篤則雖二儀之燾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古今之平治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者皆此知此學之流行先生之功顧不偉歟迨至江陵當國懼天下之議已毀書院禁講學而先生之志始孤拂鬱不自得以沒矣後之覽先生之集者其以余言求之庶幾有得乎

萬曆戊子春三月臨海王宗沐書

龍谿先生集舊序

文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神明乎吾心  
其溢而爲精光自不可掩謂之文文與  
道非有二也昔者夫子嘗以文自任矣  
曰文不在茲乎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然而夫子固未嘗爲文也本其神明者  
而時出之以答問以垂訓卽片言隻辭



有萬世不可易者焉斯文之至也世之  
爲文者雕心鏤肝掇藻擗華鍛鍊於體  
裁餽飭於詞句以爲文在是譬之剪綵  
刻楮非不燁燁可觀而生意索然終瘁  
已爾蓋文與道岐而文始裂矣龍谿先  
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與人論議或  
有所著述援筆直書罔事思索繁而不

加裁複而不爲厭非世文章家軌則要  
其發揮性真闡明心要剔精抉髓透入  
玄微其一段精光有必不可得而泯滅  
者榦竊謂先生之文非文人之文而夫  
子所云傳遠之文也先生爲王文成入  
室弟子文成晚年宗旨先生獨契之爲  
海內所共仰其與人爲善之心孜孜若

音義先生全集卷之七  
七  
渴斃而後已其立論雖本於良知而多  
所精詣發文成所未發其爲學從先天  
立基直心以動不作掩覆不事包藏自  
信自成於世間一切毀譽是非毫無所  
入其念蓋聖門真傳的派而世之人或  
以形迹疑之夫自聖遠緒微溺於典要  
窒厥性靈襲假疑真所從來久矣先生

是集所謂俟後聖而不惑者與或曰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先生  
每諄諄亟發之言者益褻聽者益玩非  
所以立教是又不然當夫子時性與天  
道非人不得聞也聞而得之者鮮耳今  
去夫子之時又遠矣學者馳求於外不  
知有心性之旨亦久矣藉令傾底以告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四  
詔之猶然不悟而忍有所靳以不宣哉  
彼其恐師門之秘終於湮沒皇皇焉若  
號人而求售至遭疑謗而不改斯良工  
苦心也頃余過赤城晤敬所王先生王  
先生曰龍溪公非獨其透悟處不可得  
而泯滅也其一腔愛人熱心腸亦必不  
可得而泯滅知言哉是足以語先生矣

先生集凡二十卷爲會語者八爲書者  
四爲序者二爲記者一爲雜著者二爲  
詩者一爲祭文者一爲誌狀表傳者一  
其子應吉氏彙輯之合而曰龍溪先生  
全集而余爲訂次刻之爰書以引其端  
云

萬曆丁亥冬十月門人宛陵蕭良榦書

重刻龍谿先生集紀事

南都之有

文成祠也萬曆甲寅二月

符卿周先生實身任之又兩月

大京兆黃先生至協力鳩庀祠廼落成

五月載主入而俎豆之其及門諸弟

配於堂私淑諸賢配於廡而浙之官

此序係後刻本所無，僅存於舊序中。其內容與前序一致，但文字較為模糊，且多有缺漏。其內容大致如下：  
龍谿先生集重刻紀事  
南都之有文成祠也萬曆甲寅二月符卿周先生實身任之又兩月大京兆黃先生至協力鳩庀祠廼落成五月載主入而俎豆之其及門諸弟配於堂私淑諸賢配於廡而浙之官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八 雜事 二  
於斯者又建會館祠左令夾輔之遞  
司其守勿敢替也於是祠之制大備  
矣八月

大司空丁先生至瞻拜祠下稱甚盛舉  
欲刻文成集於祠會京兆府先已鏤  
板迺曰吾師

龍谿王先生文成之顏子也天泉證悟  
之後已授之衣鉢矣文成祠安可無  
王先生集因召霖前而命之曰吾檄金  
若干佐剗剗校讐之役若司之霖敬  
拜受而董其事披對再三期不辱命  
始於乙卯二月畢於是年五月旣成  
請序於

丁先生先生曰若翁私淑文成與吾師

相證甚親也今具在堂廡且也置祠  
刻集若與知其詳第爲我紀歲月焉  
使後之人知此集之刻於此祠有所  
自則可耳霖辭不敢固命之乃代識  
其緣起如此嘗校集中語有二顏子  
沒而聖學亡今所傳皆端賜之學也  
先宮諭之吊

王先生也亦云先生未死文成猶生先  
生死矣文成其不復生也似與先生  
有默契者然則師門顏子非入室如  
丁先生者勿能道也斯一語足以定先  
生之文矣嗚呼登斯堂而講文成之  
學者其顏子乎抑端賜乎請以  
王先生之書印證之

萬曆乙卯夏五山陰後學張汝霖謹識  
於傳習堂



龍谿王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語錄  
天泉證道紀  
與梅純甫問答  
維揚晤語  
三山麗澤錄  
卷之二 語錄  
斗山會語  
道山亭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冲元會紀  
聞講書院會語  
復陽堂會語  
擬峴臺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滁陽會語  
書休寧會約

龍谿王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語錄

天泉證道紀

與梅純甫問答

維揚晤語

三山麗澤錄

卷之二 語錄

斗山會語

道山亭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冲元會紀

聞講書院會語

復陽堂會語

擬峴臺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滁陽會語

書休寧會約

書婺源同志會約

懷玉書院會語

松原晤語

宛陵會語

洪都同心會約

白鹿洞續講義

書進修會籍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福田山房會籍

桐川會約

約會同志疏

卷之三

語錄

宛陵觀復樓晤言

九龍紀誨

周潭汪子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金波晤言

答南明汪子問

答中淮吳子問

書累語簡端錄

卷之四

語錄

過豐城答問

與三峯劉子問答

與獅泉劉子問答

答退齋林子問

東遊會語

留都會紀

答楚侗耿子問

卷之五

語錄

蓬萊會籍申約

竹堂會語

憑虛閣會語

慈湖精舍會語

穎濱書院會紀

天柱山房會語



書同心冊卷

雲門問答

萬松會紀

卷之六

語錄

致知議略

致知議辨

格物問答原旨

與存齋徐子問答

答五臺陸子問

卷之七

語錄

南遊會紀

華陽明倫堂會語

斗山書院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白雲山房間答

書九龍會籍

興浦菴會語

卷之八

語錄

大學首章解義

中庸首章解義

先天後天解義

河圖洛書解義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根月窟說

艮止精一之旨

孟子告子之學

性命合一說

意識解

致知難易解

憤樂說

三戒述

天心題壁

卷之九 書

答聶雙江二通

答鄒東郭一通

復劉獅泉一通

與魏水洲二通

與李原野一通

與吳學愚一通

與李克齋二通

與孟兩峰一通

答胡石川一通

與施益菴一通

答章介菴一通

答李彭山一通

與潘笠江一通

答萬履菴一通

與呂沃洲二通

與潘水簾一通

與陸平泉二通

與王南岷一通

與陶念齋二通

答趙尚莘四通

答茅治卿一通

與諸南明一通

與屠竹墟一通

卷之十 書

與李中麓一通

答羅念菴五通

與孫淮海一通

與耿楚侗三通

與馮緯川二通

答吳悟齋二通

與朱越崢一通

與李中溪一通

與馮南江一通

復顏冲宇一通

與沈鳳峰一通

答洪覺山一通

答毛瑞泉一通

答王鯉湖一通

與胡栢泉一通

與唐荆川二通

與譚二華二通

卷之十一 書

與趙麟陽一通

答李漸菴二通

與劉凝齋四通

與王敬所二通

與莫中江一通

與馮少洲一通

答孟會源一通

與汪周潭一通

與屠坪石一通

與萬合溪一通

與顧日岩一通

與張陽和五通

與朱金庭一通

與趙澌陽三通

與李見亭一通

與王龍陽一通

與祝成吾一通

與林益軒一通

與羅近溪二通

與邵纓泉一通

答宗魯姪一通

與田竹山一通

答劉抑亭一通

與吳安節二通

與郜仰濂一通

與顧海隅一通

與董弦齋一通

與王海南一通

與鄭石淵一通

與俞虛江一通

與戚南塘一通

卷之十二 書

與鄒穎泉一通

與曾見臺一通

與魏敬吾一通

與李見羅二通

與張含宇一通

與殷秋溟二通

與林介山一通

與吳中淮二通

答程方峰一通

與胡鹿崖一通

與周洞岩一通

與徐龍寰一通

與魯晝堂一通

與蕭全吾一通

與完璞會中諸友一通

與宛陵會中諸友一通

與貢玄略二通

與梅純甫二通

與周順之二通

與沈思畏二通

與丁惟寅一通

與杜惟誠一通

與焦仲明一通

與蕭以寧一通

與王濟甫一通

與沈伯南一通

與吳從本一通

與蕭來鳳一通

答沈宗文一通

與沈宗顏二通

與丁存吾一通

與鄧子和一通

與徐邦中王以中一通

與徐成身三通

與莫廷韓一通

答周居安一通

與張叔學四通

卷之十三 序

陽明先師年譜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擊壤集序

歷代史纂左編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歐陽南野文選序

鄒東廓先生續摘稿序

王瑤湖文集序

讀雲塢山人集序

國琛集序

山陰覈田平賦歲計序

晴川楊公生祠錄後序

起俗膚言後序

太平杜氏重修家譜序

太平杜氏族約序

書貞俗卷序

督撫經略序

贈宮保梅林胡公三錫篇

賀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

贈憲伯太谷朱使君平寇序

賀郭將軍平寇序

中山晚稿序

贈南山黃君歸休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贈紹坪彭侯入覲序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贈莊侯陽山入覲序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壽鄒東郭翁七十序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壽念菴羅丈松原晤語

壽平泉陸公從心篇 壽近谿羅侯五十序

壽東丘吳君七十序 贈前峰羅公壽言

友梅畢君八十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十序 壽何母沈夫人七十序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報恩臥佛寺德性住持序

卷之十五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跋徐存齋教言 私警錄後語

雲間樂聚冊後語 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

書廬野永思卷後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明儒經翼題辭

莘疇記跡題辭

法華大意題辭

葦航卷題辭

調息法

自訟長語示兒輩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盟心會約

冊付應吉兒收受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冊付炯德收受後語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冊付夢秀收受後語

冊付雲鳳尚袞收受後語

趨庭漫語付應斌兒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茗贊

黃松軒像贊

卷之十六 雜著

陸五臺贈言

趙麟陽贈言

陳體時贈言

南譙別言

水西別言

梅純甫別言

周順之別言

沈思畏別言

魯江草堂別言

胡栗里別言

趙望雲別言

曾舜徵別言

遺徐紫崖語略

萬履菴漫語

別曾見臺漫語摘略

留別霓川漫語

贈韓天叙分教安成漫語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書東郭達師門手書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書翟思道卷

卷之十七 記說

凝道堂記 太極亭記

孝友堂記 重修白鹿書院記

三教堂記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太平修建五事記 重修惠民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不二齋說

悟說 學易說

藏密軒說 虛谷說

直說 思學說

拙齋說 漸菴說

念堂說 惺臺說

心泉說 德瑀說

變化說 世光以昭說

尚賢以德說 時學元習說

子榮惟仁說 同泰伯交說



守默汝成說

宜中夏生說

卷之十八 詩

五言律

山房早起用先師韻

晚登天目宿獅子巖

同友人遊琴谿

雨中遊三門用韻

泊呂亭驛

息柯亭

登五祖道場

太平宮詠真洞紀事

一線天

謁包孝肅祠用韻

宿宛陵簡朱東源

永慶寺次荆川韻

天池坐雨遲念菴子

訪杜子楚隱二首

棲真山館同順之諸友夜坐述懷簡劉洞嶽

題王鳳洲小祇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四首

再賡存齋韻二首

贈儻菴封君

贈吳江尹宋陽山被召

贈天池立禪次韻 贈黃南山歸休

七言律

次韻答王生問學

月下用韻示諸生 再示諸生

再至水西用陸象山鷺湖韻四首

桐廬安樂書院與諸生論學次晦翁韻四首

早發於潛道中望天目

玉潭仙苑同史玉陽天卿吳周二司諫祝 聖

用韻

山房夜坐用韻

玉陽君爲余結樓玉潭之右扁題龍谿游寓蓋  
不忘買山招隱之意用韻述懷一首

同錢緒山馬孟河葛新寰蔡玄谷周洞菴遊玉

陽山房別後漫簡一首

同蔡可泉中丞下北高峰赴孟兩峰夜讌

春暮登北固山用韻示諸友

登北固山用羅念菴韻時赴匡廬之約

葛城山亭阻雨友人楊維起出會用湘潭鮓定

山集作供漫賦見情時赴南譙

曉發峴山述懷

九日呂調甫設席邀余偕南渠公登戴山亭

同盛古泉戴混菴管南屏宿玉湖寺

雙峰塔院同趙大洲夜坐

雨中飲一覽亭次韻 雨中讌東谿府次前韻

黃陂謁二程夫子祠用韻

風雨宿八字腦曉霽移泊東岸次念菴韻

宿天遊次先師韻  
宿武夷宮

五曲謁朱文公祠  
再用前韻志感

秋杪偕唐荆川過釣臺登高峰追惟往跡有懷

蔡可泉短述  
臥雲林用韻

春暮同趙麟陽徐龍川彭伯顥王吉甫過玉潭

遊寓龍川留題次韻

再過石湖草堂遲張石川用韻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谿韻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韻

梅林書院用韻  
用黃久菴韻六首

次蔡玄谷遊玉潭韻

富春山房與桂明府話舊用韻

次鄒東郭雪中過水西韻

和王西野閩陽別業四首

和少師徐存齋韻四首

中秋玩月用呂南渠年兄韻

九日燕拱稷樓用南渠韻

呂庄觀魚用韻  
西園流眄用韻

三望亭登高用韻

飲成省白試屐山亭放舟東池用韻

和南渠年兄出遊見示之作五首

賀南渠少傅衆樂園之作

用韻酬吳古壇

用韻酬王岩潭

用韻酬塗鐔江學博

酬史玉陽年兄

次韻贈周都峰

送江硯山任山東樂安王府教授

萬履菴借其師荆川唐子南行余送之蘭谿用

荆川韻贈別

送唐荆川赴召

贈林肖遠

贈張石川二首

贈鄔玉峰都尉

寄謝仁峰

過石山訪焦仲明望台泉精舍漫作

訪胡屏山話舊

玄壇次韻留別鄒東郭

留別裘魯江用石雲韻

次勿齋宮贊韻留別

劍江述懷寄別羅念菴

留別王汝敬

瑞洪晚泊避暑與王汝

敬話別

留別硯山學博

別錢八山丈

別蔡玄谷

留別蔡白石年兄

賀史玉陽得子

遊閩仙洞

別史玉陽用韻

趙昂發黃觀雙忠祠用韻

贈梓谿管徵君六十雙壽

飲葉鎮山少微山庄 壽虞亭峰七十

壽王白溪七十 壽高望梅六十

壽史東潭六十 華補菴宅賞牡丹二首

洞庭山賦櫻桃

五言絕句

宿山岩 桃源洞用韻

登西天目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七言絕句

和良知四詠

辛亥秋偕周順之江叔源訪月泉天池山中出

先師手書答良知二偈撫今懷昔相對黯然

疊韻四絕聊識感遇之意云

經玉立亭 禮五祖次韻

四祖祠同趙大洲夜坐次呂巾石韻四首

遊東林寺次韻簡彭澤令朱東武四首

廬山次先師韻二首

五曲謁紫陽書院 天遊次馬師山韻二首

晚坐萬峰亭

文湖樓中感懷

經三教峰

遊石堂菴次白玉蟾韻

西津白雲寺留別諸生

壽王白谿七十

送春二絕簡沈思畏時謝政歸

出山劉南塘學諭偕兩司訓留讌於浴沂亭口

占二絕

廬城留別諸友用巾石韻

贈竹丘用韻二首

答石鼓峰

復久菴紀夢韻十首

次久菴中秋洗心亭玩月韻三首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叩以偈

相酬答時偕浮峰子叔學訪上人於龍南山

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數語

五言古風

秋日登釣臺次先師韻二首

南譙書院與諸生論學感懷次巾石韻

次白石年兄青原論學韻

讀淵明詩惕然有驚於心因取惜陰名其齋用

陶韻酬同志諸公

疊嶂樓月下陪初臬劉侯讌集

詠慈懿篇 贈天池山中法侶

復初書院會集同志次東郭丈原韻二首

七言古詩

用韻壽王一山 再用韻論學一首

襲封行 并引

卷之十九 祭文

祀陽明先師文 祭聶雙江文

祭鄒東郭文 祭戚南玄文

祭唐荆川文 祭羅念菴文

祭季彭山文 祭岳父張菱塘文

祭何沅溪文 祭張內山文

祭韓近溪文 祭陳北澗文

祭貢玄略文 祭陸與中文

祭胡東洲文 祭朱母安人文

卷之二十 狀誌表傳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朝列大夫致

仕緒山錢君行狀

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鹿園萬公行

狀

誥封何母沈夫人行狀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誌銘

真定府同知松泉胡公墓誌銘

項城縣知縣補之戚君墓誌銘

竹莊處士朱公安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池州丁栢軒雙墓誌銘

梅嶺周君墓誌銘

六安州同知蜀南諸君墓誌銘

壽官松軒墓誌銘

沈母崔孺人墓誌

王節婦鄭氏墓誌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菴王公墓表

半洲劉公墓表

鄉貢士陸與中傳略

周生可學小傳

丁母慈節傳

亡室純懿安人張氏哀辭

卷之二十一

大象義述



龍谿王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二十二

徐存齋公撰先生傳

趙麟陽公撰先生墓誌銘

張陽和公吊先生文

先生全集目錄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  
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  
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

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性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

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

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

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

冲元會紀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  
巴西仲秋先生偕緒山錢子攜浙徽諸友赴會冲元  
合凡百餘人相與紬繹參互紀其語於左云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  
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  
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  
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  
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爲落空其  
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  
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  
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本體本  
體卽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  
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  
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  
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  
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  
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  
不汙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  
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真實用工之人不

易辨也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譬諸樹木被藤蔓牽纏若非剪裁解脫本根生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翻滋見解爲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子爲善學吾人既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淨不然只是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

定脚根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個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於狂又思及於

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汙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旣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

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殼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返一念知恥卽可以入於狷一念知克卽可以入於狂一念隨時卽可以入於中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於其所思者亦獨何心哉

聞講書院會語

嘉靖甲寅春先生赴江右之約秋入武夷歷鷺湖返棹廣信郡中有聞講書院之會吉陽何子請先生往蒞之會約首擲陽明夫子立志說拔本塞源一體論

以示學的每會輪一人講四書一篇以爲參互體究之資時講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章講畢諸生起問曰遠邇難易之旨究竟何如諸生將緣此以精所學期實體諸身心非徒誦說而已也先生曰講議中云性外無道道外無事兩言大畧得之其遠邇難易之說尚爲舉業舊見所纏更須商量耳夫道與事皆原於性良知良能不學不慮天之性也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取諸在我不假外求性外無學性外無治平天下者徵諸此而已但聖學不明世人多務好奇慕外反忽近而求諸遠忽易

而求諸難不從真性上照察理會終日經營於身心之外貪多務博談王說伯擬古酌今與凡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無不欲窮搜而極探之以爲所學在是矣夫遠近難易何莫非道何莫非事何莫非性分之所該然道有本末事有終始爲之須有次第未有本固而未不茂者未有始得而終不貫者故曰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天下之事圖難於其易吉陽子曰今日之學只須兩言決之凡求之身心之內卽是近卽是易凡求之身心之外卽是遠卽是難先生曰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本諸一念之微微諸愛



敬而達諸天下乃千古經綸之靈樞諸君果信得良知及時只從一念上理會照察安本末之分循始終之則從心悟入從身發明更不從前種種向外尋求篤其近而遠自舉守其易而難自乘王伯之畧古今之宜天地鬼神之奧皆舉之矣天樞之運不息而未嘗離垣靈樞之運亦不息而未嘗離位此究竟之義也諸生請問立志一體之說先生曰此亦無二義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便是志所謂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舍此更無立志之法靈氣時時貫徹周流便是仁所謂疴癢疾痛感觸神應舍此更無求仁之方昔者

象山晦庵鷺湖之會以知親知愛發明千聖傳心之法涓流拳石卽所謂近且易滄溟泰華卽所謂遠且難真僞之幾辨諸一念無假於外也鷺湖之會在辨真僞今日之會在辨內外內外辨則真僞之幾決矣

###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

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畧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

虛谷先生全集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一  
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炯然油然生生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

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於開發恥心有恥始能懲往事而興善端所謂知恥近乎勇力行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恥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爲虛會友輔仁

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

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爲高則又非予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成已卽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於此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音義卷之三十一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卽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於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於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

矣

8

先生謂遵巖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遵巖子曰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切世情嗜慾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一切世情嗜慾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纔落牽纏便費斬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難欲復先天心體便有許多費力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先天易簡之

學原憲克伐怨慾不行便是後天繁難之學不可不辨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為死灰不能經世纔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變化云為往來不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涉意象方為善用其心有諸已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為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於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為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

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  
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  
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日以精用  
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  
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  
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  
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  
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  
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以問於先  
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  
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於隨緣順應  
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  
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  
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  
吾之所自失者多矣況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已自  
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

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計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真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今人憚於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爲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



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任當下還虛便是無爲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爲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牯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殼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

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楓潭子問乾之用九何謂也先生曰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若曰陽剛不可爲物先則乾非全德矣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故能時乘御天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吾人有凶有咎只是倡了孔子退藏於密得用九之義又云首出庶物何謂也曰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首出者剛之體無

首者柔之用用柔卽乾之坤用六永貞卽坤之乾乾坤合德也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個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子家居十餘年行履何如於此件

事體究何如遵巖子曰此生之志不敢自負於知己終是世情牽繞割截不斷日逐體究不無少見終落知解不能覲體光明透脫先生曰此是吾人通病然此亦是一病兩痛惟其世情牽繞不斷所以未免包裹影響不能直達光透所以世情愈覺纏繞周羅古云但去凡心別無聖解若此一真當下自反即得本心良知自瞞不過世情自假借不去所謂赤日當空羣晦自滅吾人此生只此一件事更有何事攙搭得來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

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  
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  
迹揣摩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於俗學  
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或問莊子之學先生曰莊子已見大意擬諸孔門庶  
幾開點之儔東坡論莊子推尊孔子之意雖是筆端  
善於幹旋亦是莊子心事本來如此其曰不知以養  
其所知及木鷄承蜩諸喻卽孔子無知如愚之旨但  
寓言十九似涉狂誕世人疑以爲訾真痴人前說夢  
也

8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  
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  
心性之學沉埋旣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入未必  
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  
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  
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  
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  
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  
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  
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

之流卽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

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掛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於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傳子  
偕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扳蒞擬峴臺之會諸生執  
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  
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  
陽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於世茲遺言具在請  
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  
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  
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  
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

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  
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  
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  
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  
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  
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肩達乎無轍之境固乎  
無勝之緘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  
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  
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8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卽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卽非道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  
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已之志有切已之志自不暇閒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8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已

印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個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卽是泛問卽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猶鄙陋

學原爲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爲己之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爲有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以師道爲己任明道自以爲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巽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問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爲兄亦無如之何況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於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爲攻補先後淺深方爲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卽非謙受之益總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裡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重

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學者須得柁柄入手方有主腦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算學者須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漢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道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雖經祖龍之火吾心之全經未嘗亡也韓歐欲因文而學道是倒做了要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免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於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彷彿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個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學之的也

伊川解頻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為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為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為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為獨復五當位得中故為敦復上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一  
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爲迷復故曰反君道也  
若曰迷而不復則非名卦之義矣

學者規模多係於見聞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  
有此是故所習不可不謹

習氣爲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友一國一國之善不  
能友天下天下之善不能友上古習氣爲之限也處  
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前煎銷習氣  
爲急務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

8  
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  
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華所轉與游談  
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  
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  
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後世殺身  
舍生成仁取義順而行之亦以爲利也故曰古人理  
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

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  
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便以  
爲多事宣帝以下事尚綜核漸至煩擾其後寢成廢  
墜不振并老氏之旨而失之勢使然也

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山曰  
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

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爲已

求益之道只成閒圖度耳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纔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  
便非克己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文中幾於聖學惜乎早死非  
子雲所能及也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論語一書多出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  
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象若是

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  
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已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無嚴  
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  
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關介  
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已祖  
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問介甫比  
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

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  
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學所  
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  
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  
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朋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即非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人心有消煞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為證為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為姑容便是入微功夫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算穩之人似狷勇往之人似狂算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之志若肯克念慎修便可幾於中行孔子思狂不得已而次及於狷亦此意也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見得良知自無四者之病良知自有天則縱恣不肯  
爲只是違了天則良知不學不慮爲之在我何畏之  
有良知卽是入聖之路求則得之非有待於外也知  
與未知良知瞞不得些子未知而自謂能知是自欺  
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乃言曰  
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  
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詐僞

德不可以僞爲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辨觀人者  
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末也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  
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  
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留些子盡與蕩滌  
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今人類以快活爲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  
實始不涉虛見古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  
鼻香此言可以喻道纔有厭心便是廢學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  
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人心無事時有開有塞乃是氣機相乘徐以待之自  
復若有故而塞卽是習氣世情忽來填障要須追尋  
來歷徹底掃蕩方得開霽不然習緣愈積情境愈熟  
暗中埋沒卒難廓清不可不早覺而亟反也

### 老衰而後佛入

儒衰而後老入老氏見周末文勝故專就此處攻破  
儒術以申其說老氏類楊佛氏類墨逃墨而歸於楊  
逃楊而歸於儒其反正之漸如此

###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  
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毅  
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  
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  
方是全力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  
此卽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  
便是入聖血脈路

一友侍坐無所問象山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嘉

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象山曰此理已顯也友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識此便是仁體此是聖學之胚胎存此不息便是聖功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然此理不必專在瞑坐始顯日用應感時時存得此體便是此理顯處便是仁體充塞流行象山因此友於瞑坐中有得故指此以示之在人善學而已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皐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鵠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三十四  
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旣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魑魅虺蜴其間後世恥一物之不知亦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一  
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  
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  
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  
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  
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  
而其繆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  
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  
之孺子而惻隱見嘍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  
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  
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

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  
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  
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  
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  
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  
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惑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  
也已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爲道切近  
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  
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一  
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  
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有不加  
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  
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  
反害之不可不慎也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公  
案雖因言而入然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  
在後未離舊見以爲人要有大志常人湮沒於聲色  
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

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開闔時有異者皆此類也  
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  
見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  
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  
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

門人嘉善丁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錄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於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釣  
臺登齊雲涉紫陽止於斗山之精廬得與新安諸同  
志爲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君各以  
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歸於一是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二  
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  
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  
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求也諸君果欲  
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求之須從  
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  
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  
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爲本  
來生生真命脉耳此志旣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  
譬之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真種  
投地而培灌芟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

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  
無交涉惟其此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  
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  
能者是也顏子之學旣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  
而得矣夫顏子沒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  
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之  
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昔者秦越人醫  
之神者也直藥童子服勤旣久頗能傳其方間以語  
諸人人服頗有効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能也予不  
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服以去其病

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巴西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量諸友地里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真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萌蘖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以放於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

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有過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從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爲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者稍有不同其爲未得本原無補於性命則一而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爲聚散每會如所訂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規爲性命之心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煦以吻終不若相忘於江湖之



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真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虛心樂取招揀翕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與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爲知學地族敗羣莫此爲甚雖欲此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旣爲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

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諸君念之戒之

###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劇之益過蘇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況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二  
風有存者登壇設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羣處質言相  
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  
也既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  
約而屬言予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  
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  
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  
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  
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  
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  
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

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  
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  
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  
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  
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  
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  
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  
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  
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  
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益

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  
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  
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說何  
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  
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  
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  
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汙  
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  
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  
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

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  
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  
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  
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  
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  
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博  
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  
者之樂趣於朝爭利者之樂趣於市勢使然也不然  
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亦口耳而已矣於  
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戚之間皆從先進之志也夫吳聲華禮樂之盛似矣苟槩以從先進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泊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昔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卽欲與衆嘗之以共免於饑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

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吾人厭飮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中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

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俠不羈  
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  
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  
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  
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緣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  
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  
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  
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  
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界也及至居  
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

非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  
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徑竇紆曲外馳  
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  
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  
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珠如  
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至融結不復知有其他顏子  
不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  
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  
皆其統體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  
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

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滁留以後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爲主未免加減廻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

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明覺是本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由然也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旣悟之後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兢業保任不離於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卽一爲萬卽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生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

之學成而才自廣幾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卽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卽望其飛躍不務煦育胎元而卽望其脫胎神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喆人旣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爐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攙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有謂良知落空必須聞見以助發之良知必用天理則非空知此沿襲之說也有謂良知不學而知不須更用致知良知當下圓成無病不須更用消

欲工夫此凌躐之論也有謂良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爲緣境是自窒其用也有謂良知主於明覺而以虛寂爲沉空是自汨其體也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致良知工夫原爲未悟者設爲有欲者設虛寂原是良知之體明覺原是良知之用體用一原原無先後之分學者不循其本不探其原而惟意見言說之騰祇益其紛紛耳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闕然指以爲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

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嘉靖丁巳歲值予赴會之期思畏國賢時一允升純甫輩迂琴溪道中遂同遊仙洞薄暮乘風抵水西則汪子周潭周子順之輩已候予浹旬矣先後至者百餘人晨夕聚處顯論微言隨所證悟充然各自以爲有得予藉諸友相與意懇神專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乎此會之不爲



虛矣會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諸友慮其迹遠而志睽也復徵予言以申警策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爲而爲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爲而爲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於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爲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旣久則祓除爲難淆淄旣深則澄瀘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爲正本清源之

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爲庶幾夫庶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待遠而後復

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攫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于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着淪浹於人之心髓亦千百年於茲矣吾人生於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陋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截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旣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

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於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懼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於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舉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

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  
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  
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常不  
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  
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  
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  
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  
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  
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  
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

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旣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  
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  
所料乃知先師教法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  
醫也不肖千里遠來求助於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  
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裹能擔當世界者不敢  
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  
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亦良  
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  
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  
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

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真志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  
安分限以漸而入譬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  
君勉之而已矣

書婺源同志會約

嘉靖丁巳五月端陽予從齊雲趨會星源覺山洪子  
偕諸同志館予普濟山房聚處凡數十人晨夕相觀  
因述先師遺旨及區區鄙見以相訂繹頗有所發明  
同志互相參伍亦頗有所證悟或者曰婺源爲紫陽  
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盍諱諸予曰噫鄙哉  
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

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  
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  
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  
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  
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  
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  
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  
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為先後  
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為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

終先師則以誠卽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贅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旣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覩不聞爲已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旣已所不知矣戒懼恐懼孰從而知之旣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

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覩不聞爲道體戒懼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覩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懼恐懼而中和出焉體用一原常人喜怒

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奠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誑已誑人謂延平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功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

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載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蔽於舉業無暇討求全書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倣瑕瑜互相掩覆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孚於人而嘒嘒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

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學也已

懷玉書院會語

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未得掃除此一大病痛流傳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湊泊此處難於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真辨去取纔能實落下手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只因有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何苦妄認虛名

浪生幻念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其所爲善乃心與人同視之如一體是所謂公也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下起念是識見上生大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住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拚舍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分業終是戰國人意興慷慨充其類論之是有懟於天下不是與天下同善未免認賊作子誤公於私若我心真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

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次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志氣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況於一鄉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獨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

吾自爲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所謂有志天下鄉國者只是意興意興少間施爲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勾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纔爲真志吾輩今日旣以學問爲事且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卽吾所知所不能怠忽放恣則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益己如其割捨不斷復須痛責吾志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商確一番使重輕緩急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便是一劈頭到底真功實學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爲人必須默坐澄心



細細尋討始得的當世上繁華嚷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擷撲不破吾輩宜痛念之如有所疑亦須面剖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於念庵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於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於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役之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畧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

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心是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於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於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  
無爲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工夫  
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  
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工夫修  
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  
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  
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卽本體  
爲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  
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  
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

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  
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  
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  
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  
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  
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  
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  
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常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  
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  
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於吾道之衰蓋禪宗期於作

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於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旣施化於六邑之人復裒六邑之彥聚於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蹶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於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

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率衆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庵於南康開講白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於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蘄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媿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於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

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齶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知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與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

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於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於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於萬物之感當

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於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區區所聞於師說孔門萬物一體之蘊庶足以發之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今侯以絃歌禮樂倡導多士而猶然不知所以興其自待亦薄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象山嘗有君子小人之說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致良知則由君子可進於聖賢不致良知則由小人將入於禽獸吾人甘心以禽獸自處而恬然不知所以自奮其自待尤薄甚矣夫藏身不恕則

不能以喻人斯又區區與侯所當自鏡以致交修之益者諸君一哉

洪都同心會約

嘉靖乙丑夏予赴弔念庵君復之安成永豐展拜雙江東廓諸公之墓回途與敬吾見羅汝敬恭整諸同志會於洪都爰念同門諸友相繼淪背師門正脉僅存一綫消息代謝固亦常事所賴吾黨三五豪傑纘承斯緒主張擔負聯翕後進庶幾足以挽回造化吾人在世不可一日無學尤不可一日無友自先師提出良知宗旨學之大端若已明白千聖機竅亦若曉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二  
然無復可疑吾人羣居合聚講之亦久且熟矣但恐  
吾人尚從見解承接過去不能實致其知日著日察  
以求自得則所謂曉然明白者尚不免於播弄精魂  
非實際也夫不握其機則大化無從而運不入其竅  
則大本無從而立非藉師友夾持啟悟則未免溺於  
浮沉安於孤陋大業亦無從而究歲月悠悠世緣役  
役在諸君誠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附近同志每月  
兩會舊有定約諸君地址相望百餘里會不能數每  
歲圖爲四會季月望爲始以十日爲期十日之內務  
須虛心遜志以相下爲益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

之過若已犯之翊善箴過相觀相感誠愛有餘而言  
詞常若不足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體互證毋執已  
見以長勝心庶會可保終而此學賴以不墜會所以  
南昌雙林寺豐城至德觀二處爲定址欲其道里相  
間勞逸均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弔念庵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  
露臺陡虛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  
飛瀑勢如游龍餘雷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  
玄理灑氣滋生臥聽流溪灑灑沁徹心脾達旦冷然

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證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於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爲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蓋因學者亟於進取舉是以捃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蘄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諸日月麗天貞明之體終古不息要在致知而已致知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於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於人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友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不屑不受於蹴嘑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德我而爲之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義也

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  
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  
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  
於爲小人而不樂於爲君子特狃於其習而不自覺  
耳有人於此毀以爲小人則怫然怒是小人之不可  
爲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爲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  
不可不爲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  
所習與喻乃在於利將欲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所習與  
喻乃不在於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

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  
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諭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卽  
夫情之所安而不溺於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於人  
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  
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  
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  
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  
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  
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  
免泥於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於思爲而所謂喻



者或未免徇於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爲自得也終亦  
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  
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爲  
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侈究竟之說則予  
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峯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  
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爲  
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旣沒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  
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侄倡爲進修會以會一

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  
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旣從予遊復邀  
入雲莊表其會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  
舉族與義好禮顛顛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  
乞予申訂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  
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爲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  
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爲德剛  
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雜而  
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  
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然

總之則惟在言行而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誠卽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卽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知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卽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分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於多岐非所謂道溺於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謂契所學之

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圖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於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二子其以此義申告於爾父兄子侄相與服膺而弗替庶幾無負於作會之意是豈徒弼成一族敦睦之化德日崇而業日廣聖學自此可幾也勗之哉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蒞會

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衆不能容改會於福  
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主  
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  
日會於建初山房子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  
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  
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  
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  
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  
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  
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

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  
正儻精神或有所分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  
勝心則爲不虛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  
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  
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  
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  
旣或不免於分擾溷雜之爲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  
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  
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  
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一念初

音義先生全集 卷之二  
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  
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  
四處羣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  
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  
迷而不復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  
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  
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  
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  
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證此謂之真修了此謂之  
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求端

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  
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  
定之功生死到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爲  
痛哭流涕者也諸君志旣相應當不以予爲狂言留  
此請正且爲他日合併之左券云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  
偕六邑諸子已顒顒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  
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於堂夜則  
聯舖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酬答顯證

青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十一  
默悟頗盡交修之益諸生泯泯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於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囂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枯木爲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

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芬類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緣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禋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況吾儕乎由前之說是懲哽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槌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於他求

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應感之迹其所慎  
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  
得而性情理矣一念攝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  
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  
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  
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志於聖賢亦或  
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竊念斗山相別以來於  
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  
於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  
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

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媿於心否乎年與  
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  
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  
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漫復書此用答諸君申飭之  
雅并以告夫世之豪傑之士母因吾黨之悠悠并欲  
隨聲鄙棄此學固吾道之幸也

###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廓鄒公判廣德時肇  
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  
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

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己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前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

以爲足用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鑿猶有可用藥處只緣宣王不自悔改所以竟爲世上庸君若肯遵依孟子之教改過遷善卽可以俯視諸雄爲王者師不難也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個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熙緝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

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渴每月定爲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求勝非所望於吾黨也戒之勉之

約會同志疏

先師祠中舊有初八廿三會期頻年以來不肖時常出赴東南之會動經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疎心殊惻然人不可以不知學尤不可以不聞道會所以講學明道非徒崇黨與立門戶而已也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惟此一點靈明不容自昧所謂

本心也心之本體未嘗不善高明廣大變化周流古今聖凡之所同也哲人雖萎遺教尚存海內同志信而向者無慮千百翕然有風動之機而吾鄉首善之區反若鬱晦而未暢寂寥而無聞揆厥所由其端有二一者不肖在家之日少精神未孚雖閒一起會及予外出旋復廢弛二者不肖徒抱尚友之志修行無力凡心未忘雖有聖解無以取信於是皆不肖不能自靖有以致之於人何尤也爰念先師良知之教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凡所應感動靜食息常變逆順一以良知出之不蔽於意欲者有幾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如而自待乃若是薄亦甚矣不肖精神向衰創悔頗切亦覺有深省處一脈精微僅存如綫其所傳述得於面授自信頗真若不及時尋求法器真肯發心者數輩相與究明斯旨以圖遠業一綫之緒將自此而絕譬之日昃之離無從繼明倏爾長夜此日夜拊膺疾首不容自己之苦心也況年逾七十百念盡休一切遠涉塵勞不惟日力不逮勢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過不忍負於初志所望同鄉諸友憐予苦心修舉月會之期以是月廿三爲始不肖雖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復廢日征月邁以熙

光明而神變化庶於師門爲無負耳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